

中国未来十大经济趋势

主 编： 李宏明

副主编： 张 军

作 者： 李宏明 张 军
谭黎明 侯育彬

中国经济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中庸之道，不同而和

1. 中庸，一贯始终的绪脉..... (2)
2. 趋同论？趋和论？..... (8)
3. 21世纪的经济哲学..... (14)

第二章 敢问路在何方？

1. 秩序与自由的合力..... (18)
2. 观念更新，势在必行..... (26)
3. 不折不扣的天条——发展生产力..... (32)
4. “猫论”、“马论”、“拿来主义”
..... (34)

第三章 走向世界的中国经济

1. 无法阻挡的趋势..... (40)
2. 从历史中我们可以悟出什么？..... (41)
3. 曲折的道路..... (46)
4. 历史的契机..... (49)
5. 世界经济国际化的新气象..... (53)
6. 中国将向何处去？..... (57)

第四章 产业高级化

1. 产业一、二、三，放眼看世界..... (62)
2. 我国的产业状况：结构与素质..... (69)

3 . 产业高级化 , 走向21世纪	(74)
第五章 潮起潮落——中国劳动力大流动	
1 . 流动—资源配置的要求	(84)
2 . 第三次解放	(88)
3 . 民工潮的背后	(92)
4 . 孔雀东南飞	(101)
第六章 收入差距 , 世纪之隔	
1 .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差距	(106)
2 . 历史进程 , 国际通例与财富规律	(117)
3 . 合理分化乎 ? 两极分化乎 ?	(122)
第七章 货币炙手可热 , 金融翻云覆雨	
1 . 金元的轮子辗遍人间每个角落	(129)
2 . 金融融进每个人的血液	(135)
3 . 在货币的海洋里 , 你会跳金融华尔兹 吗 ?	(143)
第八章 城市化——经济凝聚力的得意之作	
1 . 相聚在城市	(154)
2 . 中国人 : 走向城市的旅程	(165)
3 . 从这里走入21世纪	(175)
第九章 社会化——社会保障的必由之路	
1 . 社会保障的历史渊源	(180)
2 . 世纪难题的解决	(184)
3 . 既喜又忧的现状	(186)
4 . 新时期的共同富裕之路	(192)
第十章 文化复兴 , 再展经济活力	

- 1 . 举足轻重的“幕后主使” (199)
- 2 . 文化与经济发展 (202)
- 3 . 西方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213)
- 4 . 神州大地的曙光 (215)

第一章 中庸之道，不同而和

中国，这个名字就意味着：立国于中。三千年前就有先哲谆谆教诲：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所以为政乎！

中，也就是中庸调和，稳健适度，不尚偏颇。中国经济的发展经历了几千年在极端状态下的摇摆、颠簸、震荡与摔跌，如今走向了一条稳重务实的中庸之道。

中庸道路的大致走法可以不妨这样用个比喻来加以说明：我们的经济发展就好似一列滚滚向前的列车，正驶上一条不偏不倚、平衡沉着的轨道。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我们要拿来，写进我们经济建设的运行参照图；计划经济机制与市场经济机制我们都要驾驭，让两个引擎共同为国民经济运行这辆巨型列车提供最大的合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我们都要大力发展，多几个轮子总比独轮车更加稳定；均平和效率我们都要兼顾，好让这列车既有足够的牵引又不至由于各部分间的硬性碰撞而脱轨倾翻；速度与平稳我们都要追求，因为无速自然无进展，但是同时也记取：欲速则不达……

于是这辆巨型列车就这样开出了九十年代的站台，驶向21世纪。

1. 中庸，一贯始终的绪脉

在走上这条中庸道路之前，虽然我们经历了许多偏离和曲折，但一条中庸的小径仍然依稀可辨，如今的这条中庸之道正是与这条中庸的小径一脉相承，从而上接中华文明千年中庸的统绪。

在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构想中，就曾提出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讲话）当时声望卓著的政治家刘少奇更直截了当地说：“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要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民族资产阶级可以与我们的搭伙……如果过早把他消灭了，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他请回来。”显然，在这种构想之中由于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的这种所有制格局，那么我们调节经济、配置资源的手段也就必然是计划与市场并重，因势而求其适中。

然而，无奈何天意不如人意。就在这时候风云突变，两大阵营的对峙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而骤然升级，在纷乱的国际局势当中，尤其是面对朝鲜战争的汹汹火势，我们突然之间乱了方寸，加之国际反华势力的封锁围困，我们只好匆匆促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不过就是在这仓促急率之

冲，过渡时期总路线仍不失温和稳重的风度，当时提出的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字里行间似乎可以看出，当初所提的社会主义改造如果没有国际动乱冲击的话，也许是指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而未必就是要把它悉数改造为公有制的工商业。当时一手操持这一浩大运动的伟大政治家毛泽东不就以他那智慧卓绝的逻辑说过吗：“我们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忆》）

改造的完成只是意味着我们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天地，至于应该走怎样的一条经济发展道路，则仍然有待实践探索。事实上，就在中国社会主义迈步伊始的1957年，毛泽东在其《论十大关系》当中就已经注意到极端与激进的姿态并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道路，他已开始了对“适中”道路的思索。到了七十年代末期，又一代中国人沿着这一思路不断地孜孜以求，终于探索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适中道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说这条中庸之路承接着历史的绪脉，但并不是说我们的经济这几十年就是沿路而来，循道不逾；相反，恰好是因为我们这几十年在极端与激进中的跌撞与脱轨，才使我们领悟到了适中道路是唯

一的可行之路。

曾一度，我们幼稚却又笃诚地执着于偏激的思想，认定凡事不相同的两个方面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凡事要做就要做尽做绝。凡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都一概拒之门外，不然有西风压倒东风之虑；凡是国内非公有的经济成份都革除务尽，不然有江山易色之虞；凡是市场经济的影响都摒弃一边，否则有扰乱经济之忧；凡是可以利用的资源都榨取干净，否则也会有意犹未尽之憾！于是，我们的经济变成了铁板一块不容一丝杂质，计划变得了冗杂死板不容一点更改，经济规模上一味求大求快而将国力环境置之不顾，分配上实行生拉活扯的平均主义不允许千差万别，而且身处日益加强的国际经济联系当中却仍是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不愿面对与自己虽不相同但又必须同处地球的其他体系。结果自然是公有制一家独霸，但是尾大不掉，计划约束一切，但是它本身却时常既盲目又离题，发展规模空前，然而效益却相当低下，落后于发达国家越来越远，却还关门在家沾沾自喜，自鸣得意。

更糟糕的是，这种绝对、极端的态度使得那种非此即彼誓不两立的观点浸透了一部分人的思想，也就无怪乎在我们回头反思的年代一些人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提出了全盘西化、全盘私有和全盘放任的主张。这样两极摇摆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损失岂是百分之十几的速度所能弥补，它给人民带来的创伤

岂是一个遥远的理想所能弥合，它给大自然带来的摧残又岂是一时的收获所能医愈。这些都是我们为了找到这条适中道路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到底已经寻到了它——这条中庸之路，现在我们可以从容地抬起头来，更加开阔地进行一番审视。这时我们惊奇地发现，原来这中庸的方向正是中华文明的大势所趋，是世界文明的大势所趋，是人与自然谐和所向，我们不过是顺应了潮流而已。

中华文明绵延五千余年而不曾中断，在世界历史上可谓蔚为壮观，这期间一贯始终的线索就是中庸思想。中庸思想提倡凡事都要讲求适度，要留有余地，不要失之偏颇。这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处理阶级关系社会关系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封建皇帝要施“仁政”，统治阶级要恤民情，被统治阶级则要归服礼义，阶级之间的矛盾在一个让步的基础上得以缓和，从而避免了剑拔弩张的对峙。中庸思想主张调和，主张兼容百家。孔子曾说“君子和而不同”，也就是说虽有不同仍可以和为一体，而不是说相异相左就不共戴天。正因为有这种思想，中华文明才有了宽广的胸怀容纳众多的异族文化，中华文明才没有在几次大规模的异族文明冲击之下土崩瓦解。中庸思想崇尚审时度势，反对固循守旧迷信教条，所以这种文明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今天的现代社会，它都能调整适应从而展现出新

的生命力，延续几千年而青春不衰。那些只能在某种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昙花一现的文明与它相比起来，也就显得太缺乏生命力了。

中庸的精髓是“和”，不同而和，和为贵。

中庸的思想浸润了中华民族的灵魂，训育了中华民族的言行举止，自然也引导了我们对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中庸思想教导我们，凡事“无可无不可”，顺时应势谓之宜，这翻译成现代白话不就是“黑猫白猫论”吗？它的下一句不就是“撇开主义之争，发展经济为要”吗？！中庸思想倡议我们“和而不同”、“尊贤而容众力，这不正是说，在以一定形式为主的情况下多种所有制并存、多种分配方式并用、多种经济模式并举吗？中庸思想主张我们要掌握分寸，适可而止，也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稳定持续协调”的发展模式。

中庸思想统贯千年，就这样框定了我们经济发展的大体思路。如果我们把目光再抬高些，概览全球，我们又喜出望外地发现，全球经济都正在走向这条中庸的道路。

如果我们把纯粹的自由经济看做一个极，把纯粹的计划（统制）经济看做另一个极的话，这两个极端如今已是人迹罕至的了，倒是这两极之间这片广阔的天地凭英雄用武、任凭万马驰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把凯恩斯主义推上主导各国的决策宝座以来，各国的国有经济

在其萌庇之下得到长足的发展，到九十年代初已普遍占到其国民经济总规模的20%左右，这不应当说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比例。这种国有制的性质我们姑且不说，但它至少说明私有经济与非私有经济在较大程度上已经不同而和了。同样，计划（国家调控）与市场（自由竞争）也成了经济发展的左右两手，要是今天还有谁固执地坚持只能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经济的话，他定会被笑为不谙时势的迂腐古董，而不是洞识时务的俊杰。至于发展中国家，它们则更是在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之间斟酌平衡，扬长避短。难以想象哪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还会去重走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老路，事实上确实没有。虽然它们给各自所选择的经济发展道路取出的名字五花八门，但是说到底仍是混合经济的中庸之道，只是偏左偏右各有侧重而已。

现在我们更进一步地拓宽视野，放眼整个大自然与人的世界，我们发现在这个已被人类折腾得伤痕遍体的大自然中已经只容得下一条中庸的道路通向未来。

大自然已经承受不起我们再来一次疾风骤雨式的工业革命，也已经承受不起我们再次在极端之间左右摇摆。大自然早已提出要求，要我们对它倍加护惜，倍加珍爱，否则，它降下的惩罚将是残酷无情的。面对这样的情形，我们的经济发展道路绝对

不能走上只讲大规模高速度的方向，当然也不能不讲规模与速度，不能坐在路口束手无策地叹息；我们绝对不能采取狂暴掠夺然后扬长而去的方式，也不能采取不顾性命蒙头撞墙的所谓“休克”办法。我们只能既照顾眼前也兼顾未来，既追求速度也讲求平稳，既着意革新也留意安定，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中庸之路。与此相应，为了保证经济发展的速度与平稳，经济制度上也必须力求稳健适中，要避免在极端之间大起大落。

我们通过由中华而世界再到人与大自然这样层层地登高眺远，已经清晰地辨明了经济发展道路的所向，于是可以坐下来在未来的地图中写下：

“中庸之为道，其至矣乎！”

2. 趋同论？趋和论？

道路漫漫，上下求索。人们为了寻求理想的制发、理想的方法并借以实现人类的幸福，已经历了千年的找寻，千年的跋涉。理想国、桃花源、太阳城、乌托邦、和谐新村、工业天国，人们越是找寻，越是各走一方，出发时的共同祝福却几乎被淡忘。而如今在20世纪这千年交替之际，我们才意识到我们这各行其是互不呼应的瞎摸乱撞已经把我们都带到了地球的边缘；我们抬头看，蓦然望见祝福中那块共同的福地——人类的共同幸福。条条道路，殊途同向。我们的中庸之道就是在这时展现于我们的

脚下。

面对20世纪的现实，善良正义的人们常常在问：既然我们都为追求人类的幸福，为什么却要这样各走东西呢？既然我们同栖一个地球，为什么偏要互不相容呢？其实我们真不应该相互背道而驰，我们可以走出不同的路线，但是并非必然相互排挤。

于是开始了全球范围的大调整。

现代资本主义与早期资本主义有了很大不同，出现了许多新特点。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化大生产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两大支柱，与生产力的发展比肩而至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形成了一种适应新形势的自我调节机制，股份制的发展促进了资本的社会化，市场机制融合了计划管理机制，国家机器对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的调节日益广泛而深入，同时中间阶级（或中产阶级）的出现使阶级的两端连成了一体，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矛盾得到了缓解和转变。与此恰相呼应，社会主义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发展生产力、力争在生产领域与资本主义世界并驾齐驱，已经成为社会主义过程的主要任务，市场机制终于脱颖而出，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占居了主导地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成份越来越丰富多样，各种经济形式逐鹿中原。我们已清晰地看到，推动科学技术的开发与进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与提高、推动人民幸福的早日实现，已经成了全世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在这个寻求人类共同进步的新时

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新思维应运而生。

在“新思维”的潮流之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当推呼声雀起的“趋同论”。

趋同论的始作俑者是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他于1973年发表了见解独到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描画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双双进入后工业社会、合二为一的未来图景，从此以后，趋同论的文章就连篇累牍地出现在报章杂志之上。

贝尔的理论基础就是将人类的历史进程，根据不同的生产力水平或经济发展形式进行划分，认为人类发展都将经历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进入后工业社会，或曰信息社会之后，各国的发展水平将不相上下，生产能力和生产形式趋于一致，信息生产的主导地位将取代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专家和知识分子将组成新的阶级取代工人阶级，社会制度趋于同一。

贝尔认为现在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和社会主义工业社会是工业社会的两种形式，都是从圣西门对初期工业社会的批评演变而来。思索于早期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罪孽弊端之前的圣西门，满怀期望地勾画了未来社会的和谐图景——实业制度。在这个奇妙的制度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人们从繁重苦难的劳动中解脱了出来，各色人等各司其职，社会结构秩序井然。马克思接过这幅图画进行了一番润色和修订，缮制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蓝图；西方

资本主义对它进行描摹和增损，涂抹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图画。如今我们在政治对立的气氛之中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经济上也一定是分道扬镳，却不知我们实际上都遵循着圣西门那幅原始的草图：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大工业生产席卷全球，信息的广泛流通使得所有权的权威形同虚设，官僚层次化、程序化、定型化的社会结构使得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藩篱不复存在。

总而言之，两种社会制度所经历的经济形式变化是非常相似的，未来的发展也必然趋于同一。趋同论的版本有很多，但主题只有一个——趋于一致，归于一统，定于一尊。

世界真的就这么缺乏多样性吗？通向未来的路果真就仅此一条吗？不！“中庸之道，和而不同”。未来的世界是趋和，而不是趋同。未来的社会是五彩缤纷而不是千篇一律，未来社会是千帆竞发而不是按部就班，未来的经济是多元混合、多式综合、市场与国家干预结合的。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就是不同而和、相和而平。“和”的线索串起了当今世界多方面发展的轨迹：东西方关系的趋和，不同社会制度的趋和，一国两制的趋和、不同经济形式的趋和……是“和”力在推动着历史的车轮平稳前进。中国经济正在走上的中庸之道，同样也是在“和”而不在“同”。

这条“和而不同”的道路既是发端于丰富多样的文化传统，也是穿越于千姿百态的经济现实。

中华文化具有惊人的综合能力，远古的三教九流百家争鸣，唐朝的移植佛教并发扬光大，近代的求知西方东西合璧，都无不展示了中华文明兼容百家的气概。随着信息社会的深入发展，全球文明势必将更加紧密联系相互交织，但是正如美国闻名遐迩的未来学家托夫勒所说：“正在形成中的一般人类文明是以保持社会差异、文化差异和政治差异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要相互容让。”正是这种容让、交织和相互砥砺，才为一个民族的进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能量。美利坚民族在这一点上同样也堪称典范，来自五洲四洋的人民济济一堂，来自天南地北的思想荟萃一炉，各有所思，各有所行，在这丰富的多样性基础上，才产生出了充满活力的协和与中庸。胸怀博大的中华民族一定具有毫不逊色于美利坚民族的调和百家的宽广气概。

我们所处的经济现实则更是千差万别、各行其适，只有“和而不同”这条线索才把这个经济世界联成一体。美国模式突出自由竞争、个人奋斗，日本模式强调秩序和睦、集体协作，北欧模式着重社会福利、全民贡献，还有英法德意稳重求实，南亚诸国后起之秀，立足于市场同时又依重于政府，有效的模式决非仅仅定于一尊。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佐伯启思直言不讳地指出：“越是认识到普遍意义的

均质的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就越会发现，现实中市场是多样和异质的，并不断出现新的差异。”（《参考消息》94.6.3）

这无所不在的差异不是我们能够强行统一硬性裁剪的。新加坡深孚众望的政治家李光耀先生就针对西方一些人士对亚洲国家的事务姿意指手划脚强加于人的做法指出过，那种试图用一个一成不变的框框去统一一切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也是行不通的。

面对千差万别的经济现实，美国总统F·罗斯福的观点可算襟怀大度，他曾说：“美国是一个大国，完全可以容纳好几种同时并存的制度，她有足够的智慧和耐性来使这些体制得以利用，我们不必勉强用教条主义的框框来衡量每一件事。”

而未来中国经济宽广的容量和丰富的变化又是当年的罗斯福所难以想像的：大陆、香港、澳门（或者还有台湾）的一国两制，经济制度各不相同；就是在大陆之内，国有、私有、集体所有，多种形式千帆竞发；在对外经济联系方面，竞争、合作交叉协调，千丝万缕互为补充；在生产技术水平上，同样也是大规模与小规模、高技术与低技术、现代型与传统型同时并存，各制其宜各得其用。

面对如此多彩缤纷而又生机盎然的多元经济，难道我们还能够不谙时宜地强行要它走上一条僵直狭窄的道路吗？显然不能，我们只能让它走上那条